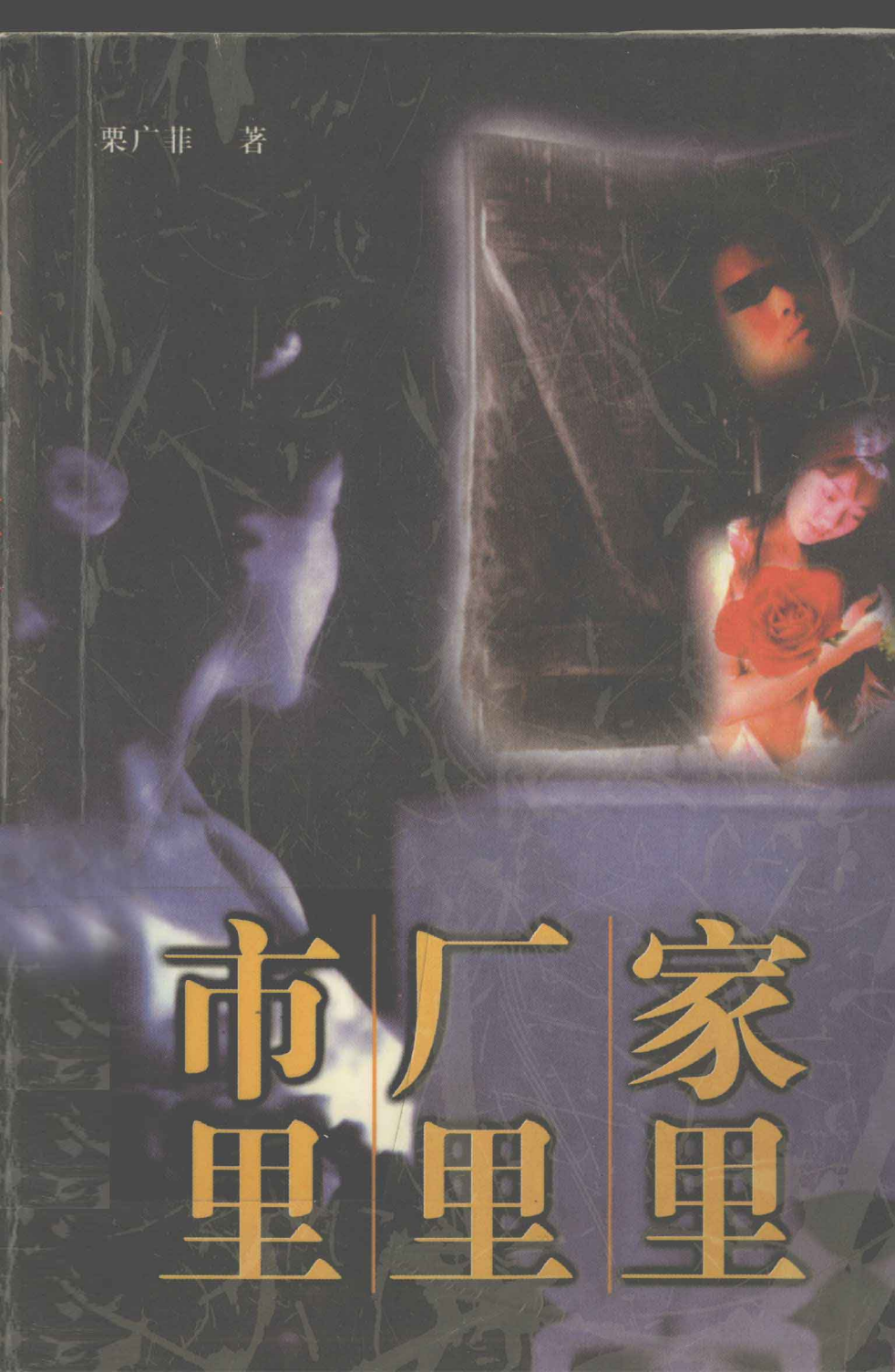


栗广菲 著



市里 | 厂里 | 家里

市里厂里家里

栗广菲 著

新时代出版社

市里 厂里 家里

栗广菲 著

装帧设计:章纯力

出 版:新时代出版社

发 行: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20 千字

印 张:15

版 次: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 000

书 号:ISBN 7—5387—1295—X/1·1253

定 价:25.80 元

内容提要

嘉江卷烟厂的何岩发现了恋人黎金莲与厂保卫处处长宋雄飞的奸情。黎金莲在宋雄飞的威胁下诬告何岩，何岩在好朋友曾亦斌网开一面之下出逃到巴河市。宋雄飞设圈套控制住了曾亦斌和黎金莲。

何岩逃到巴河后，巧遇社会混混马泽等人，终于一次次化险为夷，让宋雄飞、曾亦斌巴河追逃失败。何岩结识了温柔、漂亮、武功高强的静惠。何岩的英俊、潇洒以及与静惠的相好——汪然一模一样的长相，深深的吸引住了静惠。

静惠供职于陈冬的公司，静惠又是陈冬的掌上玩物和打通上层关系的工具，陈冬偷拍了静惠与中行谢行长的云雨录像，被静惠获知。

宋雄飞被静惠的美色倾倒，想与她共度良宵。在陈冬的威胁下不得不如期赴约。就在他们举杯共饮之时，余坚等人在静惠早先的安排之下，潜入陈冬办公室打开保险柜，窃走现金四十万，录像带几盒，其中亦有公安局副局长沈重的。酒足之后，宋雄飞欲火难控，在大路边就要强暴静惠。静惠一声呼救，早已埋伏在

此的四个人拔地而起，一阵拳来脚往，宋雄飞受伤倒地。

当沈重获知自己被陈冬录了相，且录相带又在静惠手中，而夫人又是静惠的好姐妹，他只好站到静惠的一边，共同设法整治陈冬。

沈重知道表哥宋雄飞受伤的事为静惠所为，迫于压力，劝表哥到此为止，宋雄飞回到嘉江市，让黎金莲和曾亦斌骗何岩的母亲到巴河市替他们寻找何岩。其时，何岩正陷于静惠与另一女子小丽的情感漩涡之中而矛盾不已。当他见到母亲时，宋雄飞端着手枪从暗中站了出来。宋雄飞打死了何母，何岩在突至的静惠的帮助下，杀死了宋雄飞，并于深夜悄悄地埋尸郊外。

为了报复陈冬对静惠的旧情人汪然所做的一切，静惠抓住了陈冬软禁了他，并定时给他注射毒品。陈冬终于染上了毒瘾，在购买毒品的时候，沈重派人包围了他们。陈冬、汪然均因吸毒过量而命归黄泉。

在小丽的哥哥的阻止下，何岩只能把对小丽的爱埋藏在心底，静惠在沈重等人的帮助下，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何岩等人均成为股东，而何岩在嘉江市的案子也在沈重的帮助下用死去的汪然替代了。

何岩与静惠住到了一块儿，住进了静惠旧情人汪然的房间，何岩与静惠终于明白了，与何岩长相及出生年月日都相同的汪然就是何岩的同胞兄弟。

1

美丽的山城——嘉江市。

夜，黑沉沉的，月亮不知被乌云推向了何方。风，一阵紧似一阵，眼看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嘉江卷烟厂外的荒郊地里，一个高挑个儿的年轻人正睁着一双迷茫的眼睛，站在那里，望着黑暗的夜空，呆呆地一动不动。

一条黑影从厂区一晃而出，转眼间来到那人身边。

“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高挑个听到脚步声，急转身一把抓住来人的臂膀。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来人喘着气问道。

“不知道。”高挑个语气惨然，“一早起来，世界仿佛变了一个样子，人们见到我，就像见到麻风病人一样。惊奇者有之，鄙视者有之，就连平时一些要好的人，也板起了面孔，形同路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高挑个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脑袋，模样忧愤之极。

“有人告了你。”来人见高挑个如此痛苦，忍不住一语道破。

“告我？！告的什么？”

“强奸未遂。”

“谁?!”高挑个全身一震。

“她。”

“什么?她?!”高挑个声调都变了。

“据说她亲手签的字，按的手印，材料已送公安局，今晚就要抓人。”

“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高挑个六神无主，喃喃地说道。

“走!”来人从牙缝中蹦出一个字。

“什么，要我跑?!”

“别无他法，”来人一闪身，从肩上取下一个马桶包。“你的衣物钱粮都在里面，快走吧!”

“不，我不走。”

“为什么?”

“我没有犯罪!”

“唉呀，不要意气用事了。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奉命来监视你的，你懂吗?难道你真的愿意让他们抓住?真的愿意你母亲再目睹你的受审?!”

高挑个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抬起头来，叹了一口气，转身一把握住来人的手。“曾亦斌，真谢谢你!你的大恩大德，将来我何岩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一二的。不过……”

话未说完，两道雪白的光柱划过夜幕，一阵刺耳的警报声破空而出，令人心胆俱裂!

“快走吧，何岩!不然就来不及了!”曾亦斌把马桶包往对方肩上一挂，双手用力一推，“自己多保重吧!包里有一封信，看

了你会想得通的。”

何岩默默地向曾亦斌一拱手，掉头跑去，很快就消失在浓浓的夜幕之中。

就在何岩和曾亦斌在野地里相会的时候，职工宿舍三楼的一间房子里，正呆呆地坐着一个姑娘。零乱的长发遮住了她大半张脸颊，左手紧紧握住右手拇指，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简单的话：“这手印按得吗？这手印按得吗？这手印按得吗？……”

当刺耳的警报声破空而至时，那姑娘竟像触电般地一弹而起，双手紧紧揪住自己的头发，冲破守护人的阻拦，发疯似地跑了出去。

那姑娘下得楼来，没跑出几步，几条黑影擦身而过。

“人犯在哪里？”

“在那边，我派人一直盯着他。”

“可千万别让他跑了……”

姑娘一听，两腿一软，瘫倒在地昏了过去。

“金莲！”守护她的人惊叫一声，跑了过来。

“哗！”一道闪电瞬间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地上那张半露在外的脸被映得惨白。紧接着轰隆一声雷鸣，如同要将整个大地炸裂一般，倾盆大雨带着更深的黑暗接踵而来，把一切都笼罩在漆黑的夜色之中。

天渐渐亮了。风停雨住，雷鸣电闪也已消声匿迹。可是，在嘉江市卷烟厂近千名职工心中此时正响起另一声雷鸣：何岩跑了！车床的飞转，马达的轰鸣，掩不住人们的窃窃私语。

此时，曾亦斌正低着头从对面走来。

“曾亦斌，上班哪？”人群中有人向那年轻人打着招呼。

曾亦斌轻轻地点点头，方正的脸上露出一丝勉强的笑。他穿过人群，径直向厂保卫处走去。

刚一进门，保卫处长宋雄飞的一顿臭骂就向他迎面扑来。

“你他妈的昨夜死到哪里去了?! 叫你看住的人呢? 哪里去了? 快给我交出来!”

“他跑了。”曾亦斌瞟了瞟宋雄飞那快气得发疯了的三角脸，小声说道。

“跑了?! 你他妈的是干啥吃的?! 跑了，跟老子好好交代，他是怎么跑的?”

“昨天晚上，他说要上厕所，我刚跟上他，他竟然几拳把我打昏在地。您知道，我打不过他……”曾亦斌瞟了瞟宋雄飞那满脸抖动的横肉，声音越说越小，模样可怜至极。

“打在哪里的? 让我看看!”

曾亦斌一掀衣服，胸前果然有几处淤血，一掀头发，太阳穴也有青紫。

“何岩突然几拳把你打昏在地?”宋雄飞那对小三角眼一转，嘿嘿几声干笑，一把揪住曾亦斌的前胸：“你他妈的想瞒天过海，竟敢欺骗起老子来了! 狗胆不小嘛! 老实说，这些伤是拳头打的吗?!”

“处长，处长! 真是他用拳头打的呀!”曾亦斌不敢再斜眼瞟了。

“曾亦斌! 你他妈的不要鸭子死了嘴壳硬! 凭你那几把刷子还想瞒过老子? 自己弄点伤就想溜过去吗? 告诉你，你心里的那

点小算盘老子清楚得很！你以为你和何岩是好朋友，这次借机放过他，一来你可以稳稳当当地把他的女朋友夺到手；二来何岩还会对你感恩不尽，将来也许会原谅你的夺妻之恨；三来你在众人面前还可得个讲义气的名声。一箭三雕！不错嘛！可你他妈的怎么不为我们想一想？全市一向有名的一个大厂的保卫处，竟让一个犯人跑了！我们怎么向上面交待？你他妈的说说，我们怎么交待？！”

“处长！我错了！处长，我错了哇！”曾亦斌被宋雄飞一语道破心机，精神防线不由一溃！

“错了？光认错就过得了关吗？快说！何岩跑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曾亦斌又低下了头。

“真的不知道吗？”

“真的不知道，处长，真的不知道。”

“哼！老子知道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抬起头，看看这是什么？”

曾亦斌一抬头，宋雄飞手中正拿着几张彩色照片，那上面的画面一映入眼帘，曾亦斌的脸刹时就变得惨白！

“说不说？！”不说老子就凭这个把你一锅煮了！”宋雄飞把照片“啪”的一声摔在桌上。

“我说，我说——”曾亦斌冷汗直冒，全身瘫了下去，“何岩他——，他跑到巴河市去了。”

“巴河市？他有亲戚吗？”

“没有。”

“那他在哪里落脚？”

“不知道，他只说先到巴河。哦，对了，他一定会去书店看书的，他平时就最爱去书店。”

“真的吗？好！那跟老子走一趟！”宋雄飞说着推出三轮摩托，一踏马达，摩托在轰鸣中飞驰而去。

2

巴河市。

曾亦斌随着纪念碑前那川流不息的人群慢慢地向市内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走去。

来巴河已是五天了。深知何岩性格爱好的曾亦斌，早在厂里就向保卫处长宋雄飞夸下了海口，一定能在书店里抓到何岩，以赎自己上次放走何岩之罪。可是，上帝好像故意与他为难，一连几天跑了近十家书店，也没见到何岩的影子，他不禁一阵焦急。

曾亦斌回过头，见宋雄飞的三轮摩托车停在一辆面包车的后面，隐蔽得恰到好处。

“行，你个狗日的恶狼！”曾亦斌在心里暗暗骂了宋雄飞一句。

前天，宋雄飞就已很不耐烦了。那越来越多的训斥以及那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使曾亦斌坐卧不安。

“愿上帝保佑！”曾亦斌忍不住在心里划了一个十字。

走进书店大门，左右一看，曾亦斌不由感到十分失望。一楼没有，赶快去二楼，没有，再去三楼，哪有何岩的影子！

失望，极度的失望情绪迅即笼罩了他的全部身心！曾亦斌强自镇定，从书架中抽出一本书来，颤抖着翻开，可眼前晃动的已不是那一行行清晰引人的铅字，而是那脑海中一幕幕令人心惊肉跳的场景！

在厂区宿舍一间不算太小的套间房里，保卫处长宋雄飞又把一杯酒灌下肚去。

“不错，还真有那么个味道。”宋雄飞三角形的小眼眯成一条缝，满是雀斑的脸上露出十分惬意的神色。

曾亦斌谦恭地坐在对面，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用半月工资买来的一瓶郎酒慢慢地落进了宋雄飞那永远也填不满的肚皮之中。

在人体解剖学书上，人的胃不算最大。尤其是和猪牛相比。可在曾亦斌的眼里，权贵们的胃容量显然比猪牛大多了，简直大得惊人！这不，前后二百多元的东西，少说也有一大堆，可一个小小的保卫处长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统统倒进了胃中。

曾亦斌猛地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能把宋雄飞的肛门堵上，那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那时的宋雄飞还会这么能吃吗？可惜的是，他曾亦斌只有这种巴结的本领，却无堵人肛门的能力和勇气。

曾亦斌内心一阵苦笑！

“宋处长，前次我说的事——”，曾亦斌语气轻柔，态度谦恭之极。

“哈哈！——，你小子行，”宋雄飞又倒进一杯酒，塞进一口菜，“告诉你，从今天起，已把你调到处里来了，这是调令，怎

么样？”

“谢谢处长！谢谢处长！”曾亦斌大喜过望。

“谢什么，你小子以后不要反过来骂我就行。”宋雄飞笑咪咪的，话中有话。

“骂您？处长，我怎么会骂你呢？我曾亦斌绝不是那种知恩不报的小人！”

“好了好了，先莫来那一套，告诉你，调你到处里来，不是叫你来吃干饭的，眼前就有件事要你立即去办。”

“什么事？只要处长吩咐一声，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曾亦斌也再所不辞！”

“好！直说吧，我们厂昨天出了一个大案！”

“大案?!”曾亦斌一听，精神来了。案子越大，越是他一显身手往上爬的机会。“什么案子？”曾亦斌急切地问道。

“强奸案！”

“啊！——”曾亦斌不由一惊，“案犯是谁？”

“你的好朋友何岩。”

曾亦斌差点昏过去，“受害人是谁？”他的声调都变了。

“黎金莲。”

曾亦斌的嘴差点闭不拢来！怎么会是这两个人？要知道，这可是他曾亦斌最熟悉不过的两个人哪！

何岩，这个容貌仪表绝不亚于他曾亦斌的年轻人，二车间的值班长，从一进厂的那天起，就是他的朋友和老师。不管是工作上学习上，还是学提琴练武术，何岩都是他深深崇拜的偶像。虽有不少时候他也曾感到何岩太固执太死板了一些，可何岩仍是他

的良师益友。虽然他曾多次产生过嫉妒心理，可他又同时为自己有这样正直的朋友而感到幸运和自豪。

黎金莲，这个全厂最知名的大美人，是他曾亦斌不知日思夜想过多少回的姑娘！自己曾发誓一定要得到她，当他鼓足勇气给黎金莲写出一封求爱信，从对方那婉转拒绝的回信中知道她已和何岩相爱时，他才多少死了这颗心。可只要一看见黎金莲那丰满诱人的身姿，他的心总免不了一阵阵难言的激动和苦涩。他真没有想到，过去的良师益友竟会成为他的情场仇敌，他更没有想到，何岩竟会犯下强奸的罪行！是该忧伤，还是该高兴？曾亦斌实在无法说清。况且，黎金莲爱何岩爱得那样深，她怎么会控制何岩呢？这其中会不会有鬼？想到这里，曾亦斌不由开口问道：“处长，是黎金莲自己报的案吗？”

“当然喽！怎么，你小子有怀疑？”

“不不不，处长接手的案子，还会有问题？我想知道我能在这中间做点什么呢？”

“我先提个问题。你老实告诉我，黎金莲这个姑娘怎么样？”

“以前确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姑娘。”

“以前是，那么现在呢？”

“现在……”曾亦斌确实不好回答。事情是明摆着的，一个姑娘，哪怕再好，可一旦出了这种事，只能是狗屎一堆一钱不值！

“哈哈！你小子又在耍滑头了！你的那点心思我懂！”宋雄飞连连用手指点着曾亦斌，“好了，告诉你吧，何岩只是强奸未遂，懂吗？哈哈！”

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不，确切地说是一种说不出的希望从曾亦斌心中升起。对，是那种失而复得、令人跃跃欲试的希望！

“告诉我，曾亦斌，你喜欢黎金莲吗？”曾亦斌的内心活动显然没有逃过宋雄飞那狼一样的眼睛。

“嗯……处长，这与您要交给我的任务有关系吗？”

“当然。”

“那……”曾亦斌犹豫了一下，忽的一咬牙：“我喜欢她。”

“好！年轻人嘛，就要这样干脆才好！现在交给你两个任务，第一，立即严密地把何岩监视起来。你是他的好朋友，他决不会怀疑。注意，一定要形影不离，绝不能让他跑了！一有意外情况立即报告！”

“保证完成！”

“好！第二，由你出面，割断黎金莲与何岩之间的一切联系，包括他们的感情！”

什么？包括他们的感情？！曾亦斌心中一抖！他清楚地记得，黎金莲在给他的回信中一再说过，她只把她与何岩的关系告诉了他一人，还再三请他一定要为此保密。那么，宋雄飞又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呢？难道是黎金莲自己向处长说的？不会，世上绝不会有如此傻的人！一面说人家强奸自己，一面又说对方是自己的恋人！这里面……曾亦斌越想心里越是发麻，越想心里越是不解。

曾亦斌抬起惊恐的眼睛：“处长，我该怎么去斩断呢？”

宋雄飞走上前来，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

曾亦斌的脸惨白起来。天哪！宋雄飞竟要他以何岩最要好的朋友的身份，去向黎金莲转达何岩的一句话：不管事情的结局如

何，何岩都将和她分手！

转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做有什么目的？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而且，还要由他去做？事情明显地复杂起来。如果自己真的照宋雄飞的吩咐去办了，自己会怎样呢？如果不去办，又会如何？曾亦斌越想越觉得自己已经是老鼠进了风箱，正两头受气，左右被夹！

“怎么样？办得到吗？”宋雄飞逼问道。

“处长，我……我……”曾亦斌感到自己一向精明的脑子此时已不够用了。

宋雄飞的眼睛瞪大了，脸胀得通红，眼看他就要大发雷霆。正在此时，门“吱呀”一声开了，黎金莲突然站在了门口！

“金莲？进来坐，进来坐。”宋雄飞一扫怒气，脸上已是满面笑容。

黎金莲慢慢地走进来，在桌子边上坐了下来。

头发零乱，神色凄凉，目光呆滞，满面愁容。昔日的美人早已没有往日的风采，可在曾亦斌眼里，此时的黎金莲也是别有一番风韵。

宋雄飞从厨房里拿出一个杯子，一瓶红葡萄酒，“来，金莲，今天咱们不谈正事，你现在就只当是朋友聚会，精神上好好松弛一下。来，我们一起喝点酒，解解愁，怎么样？”

“我不喝，不想喝。”

“唉呀！喝一点嘛，这是红葡萄酒，不醉人，小曾，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葡萄酒真的不醉人，不信，我喝给你看看。”曾亦